



牛飛

彭二掙買了一頭黃牛。牛挺健壯,彭二掙越看越喜歡。夜里,彭二掙做了個夢,夢見牛長翅膀飛了。他覺得這夢不好,要找人詳解這個夢。

村里有仁老頭,有學問,有經驗,凡事無所不知,人稱“三老”。彭二掙找到三老,三老正在絲瓜架底下抽煙說古。三老是:甲、乙、丙。

彭二掙說他做了這樣一個夢。

甲說:“牛怎么會飛呢?這是不可能的事!”

乙說:“這也難說。比如,你那牛要是得了癘病,死了,或者它跑了,被人偷了,你那買牛的錢不是白扔了?這不就是飛了?”

丙是思想最深刻的半大老頭兒,他沒十分注意聽彭二掙說他的夢,只是慢悠悠地說:“啊,你有一頭牛?……”

彭二掙越想越嘀咕,決定把牛賣了。他把牛牽到牛市上,豁着賠了本,賤價賣了。賣牛得的錢,包在手巾里,怕丟了,把手巾纏在胳膊上,往回走。

走到半路,看見路旁豆棵叢里有一只鷹,正在吃一只兔子,已經吃了一半,剩下半只,這只鷹正在用鉤子嘴叨兔子內臟吃,吃得津津有味。彭二掙輕手輕腳走過去,一伸手,把鷹抓住了。這鷹很乖馴,瞪着兩個黃眼珠子,看着彭二掙,既不鵲人,也沒有怎么掙蹦。彭二掙心想:這鷹要是賣了,能得不少錢,這可是飛來的外財。他把胳膊上的手巾解下來,用手巾一頭把鷹腿拴緊,架在左胳膊上,手巾、錢,還在胳膊上纏着。他怕鷹掙開手巾扣,便老是用右手把着鷹。沒想到,飛來一只牛虻,在彭二掙頸子後面猛叮了一口,他伸右手拍牛虻,拍了一手血。就在這工夫,鷹帶着手巾飛了。

彭二掙耷拉着腦袋往回走,在絲瓜棚下又遇見了三老,他把事情的經過,前前後後跟三老說了。

甲說:“誰讓你相信夢!你要不信夢,就沒事。”

乙說:“這是天意。不過,雖然這是注定了的,但也是咎由自取。你要是不貪圖外財,不提那只鷹,鷹怎么會飛了呢?牛不會飛,而鷹會飛。鷹之飛,即牛之飛也。”

半大老頭兒丙說:“世上本無所謂牛不牛,自然也無所謂飛不飛。無所謂,無所謂。”

作者:汪曾祺

這是一個殘酷又溫馨的故事,是一位曾在疫情期間被派到社區的女友的親身經歷。在疫情後期,她的工作是輔助新冠肺炎逝者的家屬處理喪葬事宜。

有一戶人家,她一敲門,開門的是一個年輕女孩,不等她說話,女孩先大聲說:“我是開着攝像頭和麥克風的,今天你們若有不合理的要求,我一個也不會答應。”

女友先是一驚,然後想:這個門敲開了,就要進去;如果今天不進去,雙方的誤會越來越深,以後更沒法進了。錄音、錄像也沒什么可怕的,大家都是根據政策做事的,自己也不會做出違背政策的事情。

於是,她就和夥伴一道進去了,跟女孩子談。逝者是女孩子的母親,才 40 多歲,而女孩子剛剛年滿 18 歲,還是個孩子。

她一進去就跟女孩子說:“我理解你的心情,因為我也是進過方艙醫院的人。我的女兒才上初二。如果我走了,我女兒會比你更傷心。”女友說的全是真的。她是在社區工作期間被傳染的。一開始,醫療資源緊張,方艙醫院還沒有建好,作為普通型患者,她是靠在家吸氧、洗滾燙的熱水澡,以及強大的免疫力扛過去的。而她也是 40 多歲,與這位逝者同齡。

感同身受

女孩子一聽這話,“哇”一聲哭了出來。家里還有個中年男人,一臉尷尬,想說什麼,女孩子就對他喊:“你有什么資格發表意見,我媽一個人帶大我,她那么苦……”原來男人是逝者的前夫,逝者是單親媽媽。

女友陪着女孩子哭,聽女孩子說了很多從小與母親相依為命的事。她哭了又哭。但



哭泣之後,還是要辦理後事:挑骨灰盒、領骨灰、選墓地。一樣一樣辦手續,一一簽字。而這一切,都得由剛滿 18 歲的女孩子一個人完成。

那個中年男人——逝者的前夫,沉默地開車,送女孩和女友一道去殯儀館和墓地。工作人員首先推薦了“環保葬”,逝者的骨灰裝在可降解的骨灰盒中,把骨灰盒埋在樹

下、草坪中,半年左右,骨灰便與大地融為一體。環保葬是免費的。

女孩堅決反對,她執意要給母親一塊體體面面、像其他人一樣的墓地。

國家確實盡了力,火化是免費的,骨灰盒有 3 種可選,都是免費的。墓地也打了折,但折後也要 3 萬多元。

女友所在的社區管理的都是安置房小區,小區里有不少低保戶。她去過女孩家里,算得上四壁蕭然。雖然她知道自己的工作

是陪同,不是建議,但她還是忍不住說:“不要花這麼多錢。”

女孩子一臉倔強的淚水:“她是我媽。”

女友說:“我知道,我也是媽媽。如果我上次不幸沒有扛過去,我不希望我女兒在墓地上花這麼多錢,我希望她留着錢,去上大學、去戀愛,去……過日子。”一語未了,她和女孩子哭作一團。最後,女孩子接受了她的勸告,選了低一檔的墓地,需要 1 萬多元。

女友私下對墓園的工作人員說:“你告訴她,你可以在這個基礎上給她再打一個 8.8 折。這一部分錢由我來出。”

這是一位母親送給另一位母親的禮物,也是一個女兒給另一個女兒的禮物。

作者:葉傾城

三處風景



高踞在天上。你如果不去,一定會後悔的!”

聽過他們的爭執,我大致理出了一個脈絡。

三個人去的雖然是同一個地方,但他們旅行的過程完全不一樣。朋友甲到了那里之後,就邀約同好一起打麻將去了。他的關注點和記憶都與麻將有關,旅行無非是換個地方打麻將。朋友乙是坐纜車上山的,他記憶中的風景是遙遠而高高在上的,缺乏過程與細節,而且由於沒有付出體力,他所獲得的感受過於平靜客觀,彷彿置身于風景之外。

朋友丙是個驢友,他背着大包沿石階一步步走到了山頂,看到了諸多風景的細節。因為有飢渴、疲倦等感受的刺激,他對香甜、愉悅、清新等感受得更深刻。他眼中的風景獨屬於他,他的旅行與由別人設定和安排的旅行完全不一樣。

我突然想到,所有的人生都只有一個結局,那就是死亡,如同登山或旅行最終都會有一個目的地。但目的地和目的地真的一樣嗎?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答案。

作者:曾穎

知乎上有一個關於“貧窮會導致判斷力下降嗎?”的帖子,讓我受益良多。排名第一的答案,是某位“知友”的自述。

這位“知友”小時候家里很窮。少年時代,他的父母又相繼過世,家里只剩一個哥哥和一個弟弟。上大學時,他的學費要靠親戚和剛上班的哥哥接濟,生活費則要靠自己做家教、寫文章掙取,生活非常困頓。因為貧窮,他放棄了當導演的夢想,早早開始工作,努力掙錢。為了掙更多的錢,他變得短視,不停地在各個互聯網公司之間跳來跳去。他說:“那時候,只要別人給的薪水比正從事的工作高,不管是高 500 元還是 1000 元,我都會毫不遲疑地跳槽。我面對的問題,往往不是耐不耐得住貧窮的問題,而是多 100 元總比少 100 元要好得多的問題。”

因為頻繁跳槽,他失去了好幾次真正擺脫貧窮的機會——這些機會只需要他放棄掙扎,安心等待就可以得到。他待過的好幾家公司,要么上市,要么被收購,如果繼續待着,他很可能因為期權變得身家千萬甚至上億,但他等不了。蹉跎多年以後,他總結說:“如果把我走過的這 40 年比作一場戰爭,那我就是一支一直糧草不足的軍隊。做不了正規軍,只能做胸無大志、不想明天的流寇。”

從文章的描述看,這位“知友”無疑非常努力上進,在他的圈子里也很厲害。可就是這樣的人,在年輕時也沒能擺脫貧窮的影響,這真讓人感慨。

貧窮導致的匱乏,大部分以“缺愛”始,以“不安”終。因為孩子最初並

不會知道喝米湯和喝進口奶粉、在農村和在繁華都市、住集體宿舍和住豪華別墅的區別。他們對世界的觀感僅限于當他們渴了、餓了,有沒有人來滿足他們;當他們需要時,母親能否提供溫暖的懷抱,這是安全感最初的來源。可糟糕的是,貧窮也會影響母親。處于匱乏之中的母親會更焦慮,對孩子更不上心。她們無法給孩子提供安全的依戀感,反而很容易把她們自身的焦慮傳遞給孩子。

如果把人的大腦比作一個火警報警器,早期的匱乏會讓這個報警器更加敏感。而當下的、將來的或想象中的匱乏又會變成觸發警報的信號,讓大腦處于一片慌亂之中。當大腦與師動衆地組織救火時,卻常常發現自己只是在應付一個冒火的垃圾桶。久而久之,大腦里的這支“消防隊”就會極度疲憊,人也很難沉下心來專心做事、謀劃未來。

匱乏會俘獲我們的注意力。一個常年吃飽飯的人,偶爾餓一頓,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它當作減肥。而一個常年挨餓的人,會因為挨餓而產生恐懼。這種恐懼會讓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獲取食物上。同樣,一個窮人,也會只想着掙錢,不顧其他。

行為經濟學家穆來納森和沙菲爾在《稀缺》一書中指出,長期的資源匱乏會導致大腦的注意力被稀缺資源俘獲。當注意力被太多的稀缺資源佔據後,人會失去理智決策所需要的認知資源。他們把這種認知資源叫作“帶寬”。“帶寬”的缺乏會導致人們過度關注當前利益而

無法考慮長遠利益。一個窮人為了滿足當前的生活,不得不精打細算,沒有任何“帶寬”來考慮投資和發展事宜。而一個過度忙碌的人,為了趕截止日期,也不得不被那些最緊急的任務拖累,沒有時間去做真正重要的事情。

所以,匱乏並不只是一種客觀狀態,也是一種心理模式。即便有人幸運地暫時擺脫了匱乏的狀態,也會被這種匱乏造成的心理模式糾纏很久,這種心理模式很

那些錢,要么被花光了,要么已經大幅貶值,他們又回到了起點。

對窮的焦慮,除了匱乏,還有一些別的。設想一下,假如以我們現在的物質水平,回到 20 年前,會怎麼樣?不提房子了,一提房子,什么理論都失效。如果只是比較絕對的物質水平,我們很多人在那時候都算富人了。別的不說,現在人人都有的智能手機,在那時候,怎么也算奢侈品了。

那為什麼我們不覺得自己富呢?因為窮和富說的並不是物質水平的高低——物質水平總會隨着社會的發展水漲船高,窮和富說的是社會階層和社會地位的高低。我們害怕窮的標籤,不僅是怕物質的匱乏,更是擔心因此被看作社會底層的失敗者,被人看不起。

我曾在佛學院教過一段時間心理學。上課的大都是出家人,他們沒有錢,但也沒有“錢越多越有價值”的想法。因此,物質匱乏很少讓他們產生困擾——既然有飯吃,有床睡,還要求什么呢?

我自己也感受過窮的窘迫。在我上初中那年,因為要讀好一點的學校,父母帶着我從小島搬到市區。現在想來,那也不過是座更大的島,但對當時的我來說,那已經是更大的世界了。那時候,看着班里的同學,我經常覺得自己窮。這種感覺直到上了大學才徹底扭轉。不是因為我們家忽然變富了,而是因為大學寢室的同學來自全國各地,有陝西、山西、遼寧、山東等,其中還有幾個是從農村出來的。我因為來自相對富裕的沿海城市,被大家當作富人了。雖然是“被富裕”的,但我仍然感覺好極了。

作者:陳海賢

